

躲避的沉静

文/洪磊

1. 笔架

仅仅为了挂吊三两枝笔,却要精心制作出优雅空灵的笔架,莫非于使用时观看?儒生对文字的崇拜,甚至超过了对皇权的崇敬。所以,笔架似乎是对神龛造型摹照后的升华,是想要让毛笔悬在空中显出神圣来。

2. 砚

一方砚台,放置于书桌,仿佛就是一个世界。儒生的砚往往不去雕饰,因为诗文的雕饰才是正题,也只有附庸风雅的人才会去添加许多雕镂。但是儒生喜欢在砚台的背地或边沿刻上铭文以言志。砚在儒生眼中也是把玩物件,所以会藏有许多砚台。名砚之首为产于广东肇庆的“端砚”,端砚轻盈质刚且柔,抚摸若婴儿肌肤般滑嫩。其次是安徽歙县所出砚,色如碧云,声如金石,湿润如玉,更易发墨。还有甘肃的洮砚和宋明时流行的澄泥砚,现在已经基本绝迹。文人喜欢砚,因为砚是能实现他们价值的发端之处。

3. 笔筒

将笔筒繁复雕饰,莫非是想“梦笔生花”?

4. 笔舔

书写或者作画,需是随时要舔笔,因笔的羊毛或狼毫书写时易杂乱,需要整理笔尖。我作画时,舔笔常会用宣纸,于宣纸上蘸墨的浓淡。而儒生的笔舔过于做作,这种心理看起来也太柔弱了。凡专心书画的人,只会关心墨色,不会去关注被舔之物形态的。只有抑郁受挫,落笔惆怅思绪繁乱,才会在舔笔时需要短暂的柔情安慰。

5. 镇尺

镇尺的功效就是将铺展开来的

宣纸,在两端镇压平整,而不起皱褶,以便于书画。儒生对每件文房用具都要求养眼,所以对镇尺的雕琢,也是需要过分精美的。

6. 水丞

水丞,又称水盂,砚滴,古人直呼水注。本来只是配合砚台研磨,添加水的辅助用品,供于书斋几案,与砚相伴。儒生说,“一洗人间氛垢矣,清心乐志。”水丞另配一把小银勺,舀一勺水滴入砚台,慢慢研磨,然后,蘸墨书写。这样繁复的工序,是想要书斋里增添仪式感,而让作文书画达到神圣。

7. 砚屏

终于研好墨后突然有事,出去再回来,墨就干了。这样就需要一个屏障来遮风,使墨尽可能慢一点干。传说,砚屏由宋代儒生士大夫发明,到了明清便失去了本来的效用,却加强了书斋陈设之用。置于几案之上,或剔红山水神仙人物故事,或红木框镶嵌烟云大理石片,等等多种花样,变成了一种卖弄的审美了。

8. 笔洗

笔洗是用来盛水洗笔的器皿。作为文房用具,笔洗有多种材质,最初有贝壳、玉石,唐宋有陶和瓷,明有铜。但最好看的笔洗为宋代汝窑的笔洗,典雅方正,圆口三足,特别具有儒家风范。虽然也还有许多材质的花饰雕琢者,但猜想儒生们是不太会喜欢的,因为雕镂太繁,反而不宜洗涤。儒生更在意笔洗器皿的温润质地,在此洗心写照自己。

9. 臂搁

臂搁是雅士书写小楷或者画工笔,防止手汗浸湿宣纸,也使手腕感有依托,运笔舒缓的用具。臂搁缘于宫廷内府图书档案机构内藏于秘阁



无题 摄/洪磊

的一些刻有文字的竹板子,明代以前称为“秘阁”,明代竹刻家刻制的枕臂的竹片大都仿秘阁形制。臂搁纯属案头玩物,独坐清冷的书斋,手抚臂搁,犹如僧人坐禅以竹“禅板”置膝上轻抚静心。此等静心颇为做作,密镂得精致毕肖的纹饰,于掌中摩挲怎会有静心?

10. 印盒

印盒古称印奁。明代多为铜制,圆形面微凸起。清代印盒盛行,这与印章的广泛使用和儒生治印风尚很有关系。印盒形制小巧,材质和纹饰花样百出。这种把玩的雅俗之分,十分明显。

11. 供石

苏东坡有名篇《怪石供》,开始了以石为供的概念,后世便有了供石的称谓。置于案头几上的奇石,以太湖、灵璧、英石、昆山四种为贵。

儒生品案头伫立的供石,或感知山川,或看幽深悠远,或置身峡谷,或听清泉流过。坐于书斋假想隐逸山野的片刻的甜梦。

12. 闻香

书斋里焚一炉香,应该从明代开始。明代香学又与理学、佛学结合为“坐香”与“课香”,所以儒生也将此作为功课,由此获得安心。王维有诗云,“颓然居一室,覆载纷万象”,但是真正能满足儒生需求的,是黄庭坚的所说“香之十德”：“感格鬼神,清净身心,能拂污秽,能觉睡眠,静中成友,尘里偷闲,多而不厌,寡而为足,久藏不朽,常用无碍。”到了明末,儒生对香炉的追求以小巧者胜,那种极度缜密的造型,将紫铜扭捏成那般乖巧,是否有贪恋妇人们那三寸金莲的心情? ■

重拾“英伦范儿”的风景

文/韩晗

风景与文学的关系,一直是中国美学史里的核心问题。与风景有关的文学作品,从“诗可以观”这句话就能看出,中国诗学理论里对于视觉的重视,不可小觑。从《诗经》的“蒹葭苍苍”到汉乐府里的“莲叶何田田”。至于唐宋以来,岑参的落日、王维的山溪、李白的瀑布等等,更不胜枚举。

这反映了在图像时代之前,人类如何用文字来描摹视觉的一个重要方式。在公元十世纪之后,无论是中国的山水画还是欧洲的油画,都反映了人类用更直观的方式来看待世界。

马尔科姆·安德鲁斯的《寻找如画美: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,1760-1800》(下文简称《寻找如画美》)这本书,则很好地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本“英伦范儿”的视觉美学读本。

“如画美”是散文时代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。这既受当时英国美术界崇尚自然田园风景之美的影响,也是英国文学界的共同选择。经院时代,艺术家无一例外地将视线投射在神的身上,而文艺复兴时代,艺术家转而关注人的存在价值,到了早期资本主义时代,风

景开始逐渐取代不同的人,成为艺术家们共同关注的话题。

在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,“英伦范儿”的“旅行”成为了不少人获得灵感的方式。在《寻找如画美》看来,从怀河河谷、北威尔士再到奥克斯湖,诗人作家都会在旅行中感时伤怀。可以通过对他们篇章的解读,来还原当时英国的风景。河谷、断桥、废墟、山岳、湖泊、田园,凡此种种,无一不是作家们热爱的“如画美”。

“如画美”既是当时英国文坛的一种审美情趣,也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特征,当然,也从另一重角度印证了人类的审美需求——即视觉审美。在对风景的雕刻与描摹下,隐藏着的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文化品位。

不妨将时空交错一下,中国的乾隆年间。江南的盐商、织造在暖玉温香里撑起了琴棋书画、花鸟鱼虫、烟花雨巷与诗酒风流并存的江南文化,其状物写景的辞章极尽细腻艳丽辞藻。这种因为富庶而形成的视觉审美,与当时英国何其相似乃尔!

今日的“英伦范儿”是备受当代中国小资追捧的时尚名词,它既

是戴安娜王妃、凯特王妃与英国女王的风度,也被Burberry, Bentley与Dunhill等时尚大牌所诠释,当然更是百年剑桥的剑河倒影、川宁的大吉岭红茶以及伦敦市区里与邮箱、电车有关的“伦敦红”。但是,如果没有对十八世纪英国“如画美”这一审美潮流的理解与把握,空谈“英伦范儿”,岂非空中楼阁?

曾与几位英国的朋友闲聊,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,现在国际上的“英伦范儿”,实际上还是一种古典主义品味。说到底,是王政复辟时期之后英国上流社会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精神:精致、繁复、优雅、文明。而这些,在《寻找如画美》一书中,都被趣味盎然的诗篇、散文以及清雅自然或恢宏壮观的画作所表现。可以这样说,不读《寻找如画美》,难以了解“英伦范儿”的真谛。

重拾“英伦范儿”的风景,是《寻找如画美》所赋予读者们的一个最值得回味的期许。我们无法僭越时代的局限性,在摄影技术没有发明的时代,如何构思十八世纪的英国风景,成为了这本书需要解答的核心问题。■



寻找如画美 (英国)马尔科姆·安德鲁斯 著 译林出版社

藏书楼叹

文/周伟

嘉业藏书楼,是每位去南浔的人必到之处。

藏书楼建于1920至1924年,采用四合院造型,中间是敞亮的天井,四周的每一个廊柱都是空心的,便于雨天排水。窗棂是“嘉业藏书楼”透雕,显示出建造者的不惜工本。

楼主刘承干是刘镛的孙子,辛亥革命后,大批古籍流散,他乘机大量购书,“历时二十年,费银三十万,得书六十万卷”。在藏书楼全盛时期的1925年至1932年间,藏有宋元刊本155种,地方志书一千余种,及不少明刊本、明抄本,还有大量清人文集和各种史集。

然而,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——南浔在当时是民族资本主义最繁盛的地方,刘承干在如此浓郁的商业氛围中建如此规模的藏书楼,目的何在?

南浔地盘不大,却有密集的私家园林。《江南园林志》云:“以一镇之地,而拥有五园,且皆为巨构,实为江南所仅见。”究其成因,都是炫耀财富的产物。南浔人用动物给当地富豪定位:1000万以上为象,100万以上为牛,30万以上为狗。“4象8牛72黄金狗”。南浔鼎盛于明万历至清中期,其后便每况愈下,这些园林大多建于鼎盛期之后,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提示曾经的富足。

不幸的是,藏书楼延续的是南浔炫富的风气。何以见得?

藏书楼包裹在一个颇具规模的私家园林之中,其气势就足以令普通读者怯步。试想,一个衣衫褴褛的读书人怎么穿过花园中错综交叉的小径,再步入金碧辉煌的藏书楼?

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后,中国正经历从社会制度到精神价值的巨变。新政体、新文化方兴之际,建一座公共图书馆恰逢其时。以读书人对天下事的关心,刘承干不至于没听说天下发生的巨变吧?但他仍把藏书楼定位于收藏、印制古籍,以一种高深莫测的文人雅趣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
价值观的偏差导致了决策的失误,而决策失误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不敷出。到1951年刘承干将藏书楼捐给政府时,楼中藏书仅剩区区11万册。他不得不感慨:大量古籍“自我得之,自我失之”。现存“宋四史斋”里,《史记》《前汉》《后汉》和《三国志》的木刻雕版汗牛充栋,只要想到它们出现的年代,我们就能觉出其中的讽刺意味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清末代皇帝溥仪所提“钦若嘉业”金匾。藏书楼建成时,末代皇帝早已退位,而湖州是湖笔的产地,书法家大有人在,千里迢迢去请溥仪的“御笔”,又以金匾装帧,高悬于堂,令人哑然。

云南腾冲地区有个和顺村,我去那里参观过,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图书馆。该图书馆始创于1926年,与嘉业藏书楼年代相仿。那是间普通的小屋,书籍、杂志陈列架上,还有一台电脑供村民上网。别看不起眼,它却是中国最早的乡村图书馆,开放至今,每天都有村民前来阅读、上网。和顺村还办了中国最早的乡村杂志(1928年创办),除文革动乱外每年一期,发行数量寥寥,村民们却以文章上了杂志为荣。

反观嘉业藏书楼,既不是大众阅览场所,又不是书商经营之地,办不下去是迟早的事,唯留一声声叹息于今日空旷的回廊之上。■